



# 《世紀容顏—— 百年前的台灣原住民圖像》編後記

陳宗仁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

國家圖書館典藏了四千多張圖像明信片，圖像拍攝的時間與明信片印製的時間大約在二十世紀初期幾十年。

92年年初，我奉命整理這批圖片。整理之初，在幾個禮拜的時間裡，我一張張的翻閱，邊看邊做筆記，也想著該怎麼整理這批資料。這批圖片的內容可謂包羅萬象，人物方面有穿著傳統服裝的漢人、原住民，有穿新式服飾的台灣人與日本人；有台灣的古老街道，也有當時新興的西式建築；有香蕉、橘子的種植、採收情形，也有糖廠、煤礦場的工作狀況；有當時的火車、飛機，也有帆船、輪船。滿目琳瑯、目不暇給，當然也看得頭昏腦脹。

當時我覺得有關原住民的圖片比較珍貴、罕見，主題也比較明確，決定先整理這一部份圖片，於是展開了一段看圖說故事的歷程。

92年4月時值國家圖書館七十周年館慶，在相關的展覽中，配合展示了剛整理的原住民圖片。當時這些圖片業已分門別類，如頭目、勇士、製陶、紡織、打獵等十幾個類別，但還沒有圖說。有讀者問起此事，我想，對現代人來講，這些百年前的圖像確實難以理解。

## 看圖說故事

看圖說故事應該是件不難的事情，但面對著一張張的原住民圖像，卻突然覺得很陌生，看他們的穿著、用具、房舍、舟船，似乎有種不知從何說起



的感嘆；而且，是什麼人在什麼時間、場合，什麼樣的動機拍下這些圖像，而為什麼又會被印製在明信片上，廣為流傳？

為了解決這些疑問，每天上班後，我看著資料，人就像掉入百年前的時空中，像個偵探般找尋線索。

不久之後，我完成了一篇〈老明信片的故事〉文稿，發現明信片最早出現於1860年代的奧地利，由於價廉、便利，很快地風行歐美各國，甚至隔了幾年也傳到亞洲來，1870年代的中國、日本也已有明信片流通。

早期明信片只有列印簡單的線條、花紋與說明文字，1885年萬國郵聯同意私人可以印製郵寄用的明信片。商人們為求明信片的暢銷，配合當時攝影技術的發展，在明信片上印製各類的圖像，風土民情、人物肖像、美術作品均成為明信片的題材。



1902年日本開始發行所謂的「繪葉書」，即圖像明信片，主題是「萬國郵便連合加盟二十五年紀念」，一套六枚。其後幾年，日本「繪葉書」的發行極為流行，如1904-1905年間日俄戰爭爆發，日本遞信省發行以此戰爭為主題的圖像明信片，前後八系列、47種，引起民眾購買熱潮，每逢發行日前，徹夜排隊，等候購買。此後，日本官方、民間習於發行各種紀念明信片集，明信片迷亦在各地發起交換明信片的聚會。

此時，台灣已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也受到這股明信片收藏風潮的影響。

1905年，台灣出現一場明信片的交換會，地點是在台北的丸中溫泉。同一年，台灣總督府亦發行首套「繪葉書」，紀念所謂的「始政十週年」（亦即日本在台統治屆滿十年），這可能是台灣出版的第一套圖像明信片，國家圖書館亦收藏了這套珍貴圖片。

1910年代以後，台灣公私機關、企業團體都熱衷發行「繪葉書」，官方單位如台灣總督府、各級州、郡役所；私人如書店、出版社均有發行，著名的發行商有台北的新高堂、生蕃屋、赤岡兄弟商會、菊元百貨，高雄有南里商店等。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數千張老明信片即與此一時期的繪葉書出版風潮有關。

### 看圖說不出故事

什麼樣的圖片最能代表二十世紀初期的台灣？對外國人，特別是日本統治者來說，原住民的圖像似乎最受青睞。當時日本人類學者或受政府委託，或是自行進入原住民區域調查，留下很多文字記錄與影像資料。這些資料很快地透過各種出版形式，如書籍、寫真帖、明信片等，流傳到台灣社會各界。由於銷路良好，使得商人樂於發行與原住民有關的出版物，特別是有原住民圖像的明信片；而一般人對於原住民感到陌生與新奇，加上明信片價格低廉，亦購藏這類明信片。

當時買賣雙方大概都沒有料想到，二十世紀初期台灣原住民文化正面臨極大的轉變，在這個關鍵的年代，他們販賣或購買的這些明信片恰好留存了即將消逝的原住民圖像。

現在，這些圖像出現在辦公桌上，我看著圖

片，卻說不出故事。

圖中人物是什麼樣的人群，他們身上的衣服、裝飾，彼此似乎很像，但細看又不太一樣，類似的服飾，有著不同的紋樣；同樣的紋面婦女，但臉上的紋路似乎有著各自的風格。又如，他們為什麼要砍掉敵人的頭，還放在面前，飲酒慶祝；還有，他們的船隻、背籃、房屋、穀倉、瞭望台、刀、槍、口琴、鼻蕭……種種形貌均引人注目，也讓人感到陌生而不解。

這些明信片上常印有日文圖說，這是僅有的文字資料，也是幫助讀者閱覽的媒介。剛開始，我很信任這些日文解說，依據這些解說，進行圖片的分類、排比，但慢慢地心中起了疑慮，這些解說對嗎？有些解說似乎與我的認知不同。我想著，當年寫解說的人可能也是在印刷廠房看著圖片說故事，解說他們並不熟悉的事物。

這時候，一張張的原住民圖像就如同迷了路的小孩，既說不清楚自己的家在那裡，又背負著可能不太準確的解說。要幫助迷失的圖像找回自己的歸屬，我感覺困難重重，但又力有未逮，因為我也是不同時空、相異族群的人。

### 說不完的图片故事

但故事還是要說下去。我開始閱讀現代人類學者的相關研究報告，如台灣老一輩的學者陳奇祿對原住民的器具、雕刻、紋飾，做了非常多的整理與研究，又如馬騰嶽對泰雅族紋面的研究、廖守臣對泰雅族部落分布及其名稱的記述、謝世忠對賽夏族影像資料的整理與解說、李莎莉對原住民服飾的整理與解說……。依賴很多辛勤學者的研究成果，開始可以在空白的拼圖板上，慢慢地放上一塊塊的影像拼圖。

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官方或民間出版了不少有關原住民的調查報告與寫真圖譜，如森丑之助編《台灣蕃族圖譜》、鈴木秀夫編《台灣蕃界展望》、成田武司編《台灣生蕃種族寫真帖：附理蕃實況》，以及千千岩助太郎編寫的《台灣高砂族の住家》等書。這類書籍中附有很多原住民圖片，由於圖片拍攝者對原住民的了解較為深入，相關的介紹很可能都是在原住民部落採訪所得；而當時明信片的印製者使用很多這類圖片。於是，根據前述書籍，使我



們對明信片中的原住民圖像有更多的了解。

另外，南天書局的魏德文先生、收藏家王行恭先生對那一時期明信片的印刷方式、風格頗為熟悉，台灣大學人類學系胡家瑜教授熱心地指正，均使我獲益良多。終於，有一些圖片故事可以說了。

93年開頭幾天，《世紀容顏——百年前的台灣原住民圖像》終於印製完成，在新出版的兩冊書中，使用了四百多張明信片圖像，在國內類似的出版品中，可能是數量最多、題材最豐富的書籍。我也把所知道的故事通通寫在書裡，以下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幾件小故事：

1. 找到一張平埔族苗栗道卡斯族頭目的圖片（見上冊，頁21），明信片的圖說誤植為泰雅族頭目。據

【館務報導】



道卡斯族頭目劉登春



1874年日軍統帥西鄉從道與原住民

胡家瑜教授表示，這位頭目的中文

姓名是劉登春，他在1901年到台北時拍了這張照片，地點是在「春香寫真館」，後來這位頭目將照片贈送給伊能嘉矩，目前收藏在台大人類學系。

- 2 書中最古老的照片是1874年日本軍隊入侵台灣南部時，日軍統帥西鄉從道與排灣族頭目潘文杰、Isa合照的圖片，在書中標示了他們在圖片中的位置（見上冊，頁43）。



- 3 書中最有趣的是找到一位賽夏族頭目在不同年紀的照片（見上冊，頁20），這位頭目是大隘社頭目Taro Yomaw，他生於清末，經歷日本統治，卒於1952年，所以他有原住民名字，另有漢名「趙明政」、日本名「伊波幸太郎」。我還找到他的兩張照片，有機會再發表。

賽夏族頭目Taro Yomaw及其家人



4. 書中最血腥的是獵首的圖片，有一張圖片內容是被獵首者身首分置兩處，頭懸於竿上，屍體倒置於地面（見上冊，頁110）。另一張是一群各自提著一個人首，合計約有二十幾個首級（見上冊，頁112）。
5. 書中最溫馨的是為數頗多的原住民合照，二十世紀初期，攝影對任何人來講，都是很新奇的事物，當時的攝影者在拍照時，也會要求被攝者或坐、或站。拍照時，原住民們顯露出多樣的情緒，有些人看來相當拘謹、嚴肅，有些人則好奇看著鏡頭，帶著微笑，但有些人則是一副不理睬的樣子。

### 容顏再現

歷史上的每一個時代都會有那個時代的藝術表現形式，反映當時的政經氣氛、哲學思想或是集體的審美情趣，二十世紀初期風行於台灣的明信片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現代人要以怎樣的心情欣賞這些老舊明信片，也許有人喜歡這些明信片圖像中特有的美感，一種消逝的、不復見的情懷，但又好像與兒時記憶有些糾葛；有些人特別喜愛使用過的老明信片，數十年前的某人在明信片留下一些私人訊息，讓後代的人們有種窺探當年生活的樂趣；又或者有些人是為學術的目的，想在老明信片的圖像中找到蛛絲馬跡，探索無言的前塵舊事。

影像中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整個時空環境早已改變了。明信片是種無名的藝術，是某個時代、某個區域人們的集體趣味，它們曾經是某個個人的私有物，但它們的風格是屬於那個時代。置身於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撫視著泛黃的老明信片，是否會想在一張張的影像間拼湊出上一世紀的風華容顏。

用影像解讀歷史，用歷史解讀影像，國家圖書館出版的《世紀容顏——百年前的台灣原住民圖像》，留待讀者們的品味與觀賞。



台中的泰雅族人